白雲稾

白雲亭稾敘

嘗之人無時而不學而猶以爲不足自其覊貫之始教於校室終於鄉黨少長又去之四方博求賢

人師之業成而入官又即
其官以為學蓋學焉以
終其身而斷斷於聖人之
道今之學者幾成而棄
之儘儘然自以為足惡可論

辱教臨海朱僧醫契學而
敏肯從吾甥對夏游又從
於林景和氏三年二氏之
術既稱之今年過余錢唐
出其所著白雲集請校



余竊曰凡民盡欲多而世韓學不可以足而世未備飲食隆滿饑而思衣以適體而足乎宮室以暢寒暑風雨而足乎則安矣聞學畢矣

是足則弛不足則進足則損不足則益是故學常不足而明生焉欲常不足而惑生焉故古之人所為無時而不學余翰伯醫生眞

所謂嗜學若一如之者吾無以易之然猶竊憾是讀書焉者亦以為惟從賢然後可與言也至元五年五月一日

永嘉李孝光敘

白雲稾者[illegible]李君倫賢甫所
作也伯賢天台人名若文
母具在可望親舍白雲託
於賦詠故因有所稱焉倘
賢乘臨　況暨壺函一編授
余〻盡讀　之乎買益豪奇

頏賈生不澤碑雲澤賦雄
健有鹵深風讀詩感興當
不在魏晉下豈若讀史論
議雖當世儒學弗過也及
今得知君出學有師皆
合乎古也道凡古也道行

得古行于今者亦足召傳
于後余信眹數稱譽於人
曰吾欲召博學識字者若
伯賢者益解況與德操風
哉又孰乙与伯賢止閭竊翁有
同偕出、知者謂眹不知者

反相謂曰方今昌明經取
士爲儒者先字且不暇識
何暇乘古文辭爲朱君明
經士也古之道與果能並
行余曰否然是非爾等所
知也昔者周制執民之物

三季興與賢与能者滅因此舉孝廉舉茂才至唐乃有明經進士宏詞等選寖多而儒道寖以湮沒照而自古聖人賢士教人爲己之學何嘗教人爲學以

爲慶祿哉吾聞道窮則變
物盛則衰譬猶識也文章
晉之字唐之詩比圖與皆
也顧志在乎人之去處何
如耳余始居吳見伯賢鄭
宗曾所宗魯曾善伯賢溫雅

有詩吾已序諸匈中矣且是後佁賢復如建業人李季和游晉歲餘周覽故都名山大江出勝因與所与接盡薦紳先生余益區奇也此二人者吾友也龔君叔季

私歸老與家吾亦將隱矣

又及与伯賢叟藝亦有所

自敫尚章協洽歲孟夏

清河張天英序

余嘗怪為古文者多用險語以文義句讀異於時為工非有合於古道術也古之人為言辭求以文致其時語示類故為訓誥等文以難為辭大約使通上下之情而已非故為其辭異於時也然其宣布號令君臣之等天倫之重性情之懿義理所在煥如日星含蓄萬變無所不備後之學難劇於

文辭欲著論甚詭者而爾遐故甚傳
久不衰而人宗師之下逮漢唐以至
今日文之升降乎與時等耶其簡策
之存而傳者讀之豈啟爲其辭而爲
是異哉又嘗從宋進士者多自稱爲
時文言古文字共學不知古文又何
乖於今之文也居日隋法者明經進
士自是取士者必啟是科甚簡達

志士用以自見者亦甚衆其為經義詞賦果可盡傳於人人耶又其人間有為史官秉筆為典策載國家盛衰傳後世者其叙彝與明善惡果外於天人性命仁義道德之說耶文古今誠不同不外是理理明辭達令與古不異也予為是說甚久每欲從事二者之學雖其異而大同之獨恨無

才氣不克自勵今年春獲與予友朱君伯賢共言之及得其所為文若干卷讀盡數日其志傳序記辭書詞義優洽敘事多理趣有兩漢風其五經義皆忠大嚴密不勦襲前人之成說不爲時格律拘且曰吾志是久矣通於古而達於今也子知我盍書爲文集序焉至正甲申中夏臨川危素

先輩稱文章盛衰關乎世運愚竊以為未必然也彼見歐蘇王曾諸子以文迭興而適當宋祚之隆故因得以為說至若唐貞觀開元之治豈下於慶曆元豐間哉然文習弊陋未聞有能振起之者及韓柳輩出辭章始復於古而唐室之政日就衰亂何在其能關世運哉我

朝政化之初遠過前代延祐特降
可謂極治者矣是以選舉法行得
人為盛蓋數十年中名公鉅人往往
由科目而進其能作為文章以上
尊紀盛而下襲揚馬者實多在
於賤窮之士呼是又不可誣矣傳
曰豪傑之民雖無文王猶興豈文
章之出尤無所待於人歟天台朱

君伯賢請愼好學志專而手贍嘗
羣士進取之具鮮能致力於空言
家文非六經之道不傳非史漢之
書不取斤斤然惟古是法其所撰著
誠可謂高潔博茂有足書者而不
知朱君之志果何所為而為之是
又為可嘆矣然過謝之君子脩學
敦立己續言以明道己立而道明

豈復有得於水亂詩視合與而就彼者得之多矣既較然著矣況朱君之學矣之所厚其離經困之學游讀其所謂白雲稟見數公之序論甚詳故獨推其可喜而可嘆者為朱君言之庶或以慰其志云

至正十四年歲在甲午二月既望

京城倪中叙

白雲稾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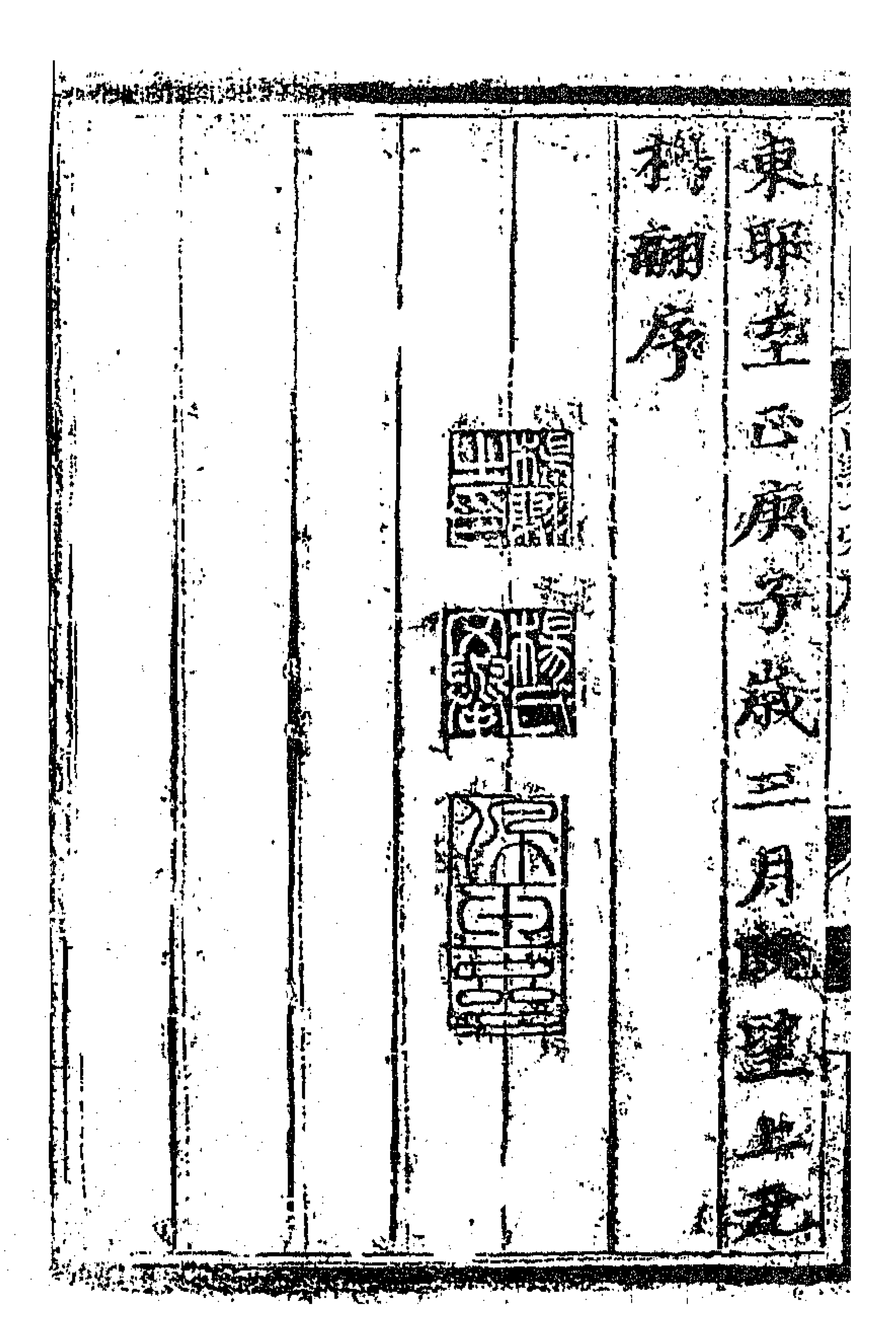
昔聞諸先子曰近世渤水之東以文章顯名于時者踵跡然而起殆其山川風氣使然歟嘗服膺斯言頃識臨海余君栢賢氏于武林得其所著詩文而讀之方讀其能不一二年逾見其近作曰白雲稾

者則楙長迅騫駿躐爭真不可及竊以為是不獨山川風氣之使然將無其精顯所鍾致不然何其騰進之驟若此也蓋伯賢之奕葉通貴而其祖父濟得儒先之傳伯賢自其發年思纘世業乃從韓梓經比壯則行四方徒先生長者游

既卒業歸有所見聞復歸而杜門發
學夙夜以古人自期未嘗暫弛倍
賢從事于外日久所交遊皆天下
鴻碩儒士大夫而凡見之製述必
與其人倫長較勝直相頡頏不肯
出其下繇其學務師古且嘗經承
作者講畫是以詞氣光焰流麗可

觀雨其奔進跳蕩合散起伏之態
象物成形有莫能名狀其妙者故
人稱伯賢之文章爲善於變化惟
物之變化不常者莫如龍幽也而
能顯小也而能大潛見飛躍也而
能神至其全體妙用曾不可得而
測識雲從龍者也其善變化然

然則伯賢之所著號白雲稾不以其變化之出於自然而無待乎涂繪以為飾誠有類夫白雲之在天者乎今夫白雲之英英自然成文孰不瞻望而玩悅之以伯賢氏之文章炊然而顯名于時固宜矣而况乘山川風氣之昌秀於瀟水之



東聯堂丙庚子歲三月既望生君

楊翩序

白雪齋序

劉勰論文有云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文檄則春秋為根嗚呼為此說者固知文本乎經而造猶謂其有未盡焉以易之彖象爻亦有韻者也詩之屬周頌以敷陳而啟協音者非近於書歟書之禹貢顧命與序紀事之體

之檀弓纂說拾遺爲之擬精審與沈氏
謹嚴詁釋之體又若不與之與錯綜而推闡
過經傳備文之異聚訟非可以一事而指稱也
當卷爲言書爲不遊矣不能激厲云爲盛
學乃其人亦殊致必原委各是證
而山川學术之外列莫不敬大以寶貴該皆
一氣周流而驗用自我
則其美矣注之所已知大如斯世之學文者

其可不尊之以為法乎吾友吳先生伯容以純篤之資而留意於解童說羣兩漢之金石諸文無不周覽用功之既久始見其已非古學復取近世業然著錄而為叢書蠅頭細字動至數十卷排時出而示余余嘗嘆曰學文不本諸經其猶瓦埴壞之畢而望萬華之言乎乃深致力於經功益倍於前時越數歲留守□□□□有□乃攈古錄書若干

凡陰陽盈虛之說與夫器數之理象緯

之變文皆隨事而發覽者因知其形聲且具

爲體多而不同要之歸於神氣流動而精

魄蒼勁誠可謂縱橫大之章矣蓋其有

志爲文不下於作者古人諸名筆大家者矣

究心及於黃文獻閔海叟之學者也其經爲

根本遷固二史爲漢唐二史於遷逮盡其餘者

於經籍藩籬遂取而溫繹之故知有實學焉

夜以四千春秋無用之言雖與伯顏同

而修辭聲病違語藻繪不能窺見其藩籬

也故而太上立德其次立言言言甚忠易

也自孟子以來致力於是者非不多其

之與經並傳者春秋陵周亮云一人而已矣

之治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

徒飾也況虛車乎已則文者非載道不立非

道不先非道不行而無道之一道與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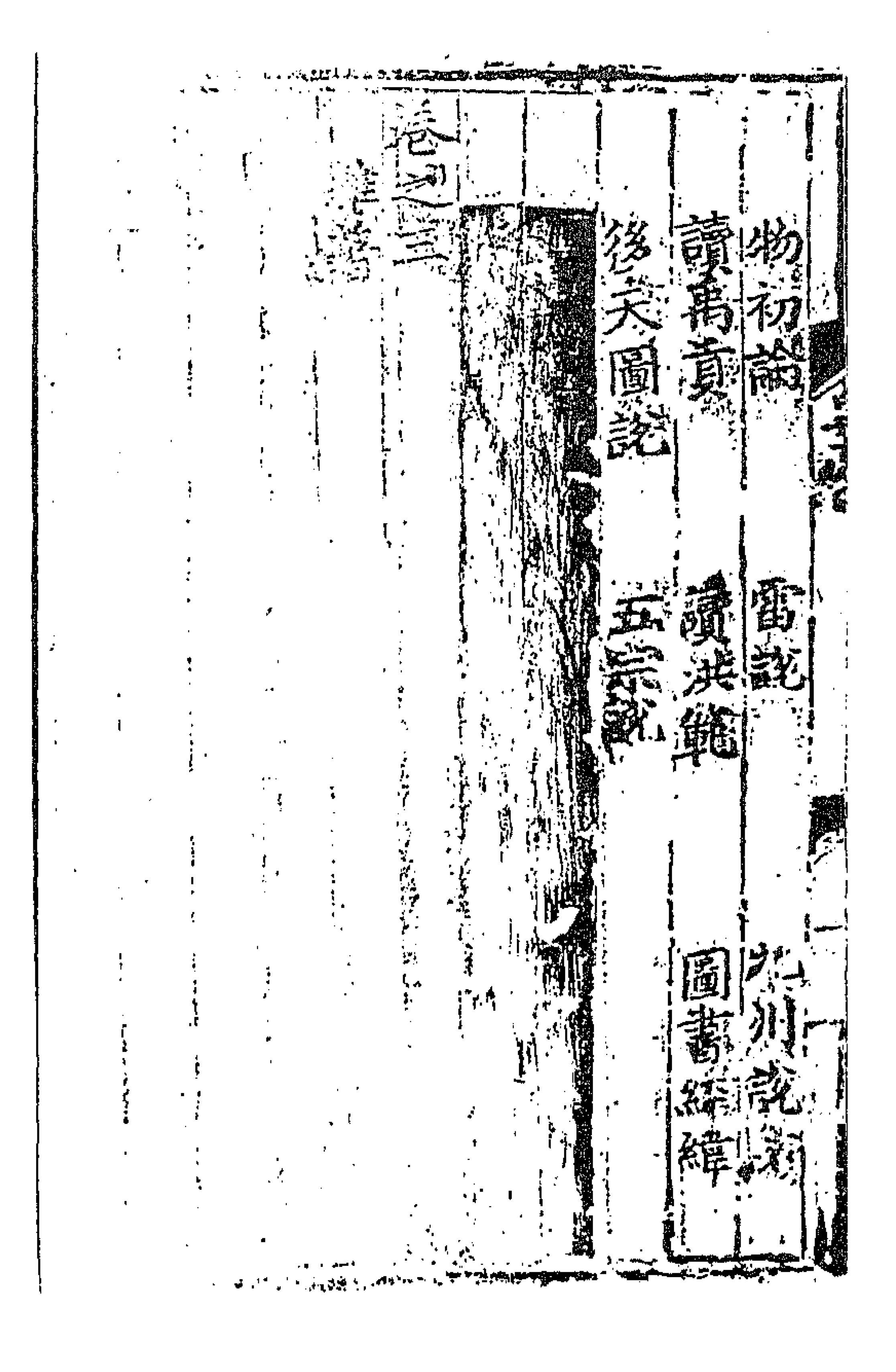


白雲稾總目

白雲稿目録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終

卷之四

序

卷之五

序

書傳裝捶序　三史鈎玄序　杜氏族譜序

天台朱右撰

騷賦

補琴操十首并序

操者操也君子操守有常雖窮猶不失其操也其音節固古詩騷辭之體然詩哉與騷哉怨操以操作屬琴操屬焉者題義因韓子之舊也

將歸操 孔子去趙聞殺鳴犢作

河之深兮誰將濟之河之淺兮誰將揭之河洋洋兮不我濟之竭澤而漁兮蛟龍辟逝覆巢殀胎兮鳳凰去之夫人有知兮予實類之九州博大兮將

猗蘭操 孔子傷不逢時作

習習谷風路陰滋雨巖穴幽阻誰其語語猗蘭兮

芳煒煒其光不忝我佩服昊穹鑒明予稗將衛維我

之求子如不獲棄我爾鄙之蕩遊

龜山操 孔子以季桓子受女樂諫不從

望龜山而作

維龜有山造物爲家與龜之東淮襄來從雨澤既

施草木實多亂胥矣奈龜山何

越裳操 周公作

否台聰兮曠曠其音天之明哲睿賢其深天之仁

兮賓臨旂民文王在上兮於穆不已浩浩其天兮
時賜時雨越裳來臣兮萬物斯覩

拘幽操　文王羑里作

羑之陰兮罙罙羑之室兮幽幽羑室之人兮為死為
囚匪維伊慈兮實我之鄉日月有明兮容光弗留

岐山操　周公為大王作

自邰有家于夏之先克承弗忝不徙綿綿開我邠
守行我宗禋嗟狄之人敢棄以斯彼岨矣岐將遂
于遷既有我土毋戕我民

履霜操　尹伯奇無罪為後母譖而見逐
自傷作

驅車驅車辛行無遲兒在中野父寧不悲驅車驅
車車行無遲兒當有母軌使兒飢天生衆民困不
同行藏雨霜還寶活我人民生有知以順天賦

雉朝飛操　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雉雙飛
感之而作

雉子飛出之隨孤雄啄羣雌隨雉于飛音下上陰
陽和鳴聲暢胡我人朝出薪入無家徂歲年

別鵠操　商陵穆子娶妻五年無子將改娶
欲其改娶其妻聞之中夜悲嘯
穆子感之而作

黃鵠雙飛朝隨莫歸山川悠邈不可乖離[illegible][illegible]垂

且傷衛徂女兮人飲毋使女悲

殘形操　曾子夢見一貍不見其首作

維獸不見其首　我夢之形吉凶曷究或協予占

我觀其蹊曰脩爾　躬自天之祐

古琴操有二十予去其三而取蔡中郎琴操

事跡作十操予讀而悲之見韓子有志周孔

而惜其時不值也特著其辭以自表見觀其托

意命言贊遵往比讀宋君倚賢廣琴操其所

見又出人意表然後擬而作也將歸操曰尤紕

博大氣將予遂之聖人待天下之心也猗蘭操

因予知好脩離世之求道在躬也予姑不好於

我倚鄭安於險阻也何舍哉誠在人而不在己
美龜山操曰周公上天察龜山柯則家國之治
否實存乎其人拘幽操曰日月有明容光弗留
輔相之選也岐山操曰既有我土無戕我民太
王之賢長也履霜操曰民生有知以順天賦天下
之為人父子者定矣殘形操曰目倏爾躬自天之
倚蘇予雖飢伺而已爾吁茲非有以廣韓子之
意與先民有言哉章不關世教不作可也伯賢
讀書乃作琴操三哉者述其盛者廣衆操作者
韓子之後言尤難其言取古人並傳哉自今
皆學好倫無恨永得友天下善士況上論世

友之乎然予亦悲其志之不遂也操成嘗邀予歌之嗚嗚感慨不能禁一闋辭則止乎義命者也因志未簡俾來者有考云　汾陽郭公棐識

讀廣琴操　　天台劉仁本羽庭

朝陽有異士曾造重華庭一鼓南風曲萬物為和平東姬及漢晉秦楚無餘聲彼或怨以怒又或淫而傾秦弦一為理千載懷幽貞美哉昌黎伯掇拾風雅英慨然作十操擬托周孔名辭情或微隱古意誰能徵物琴適東海邂遇鄱陽生廣操一紬繹援琴為我聽三葉有遺音始足擴其情天地既寥廓日月行清明夜忽夢聖拓吾

衰感精靈起謝抱琴士伐木何丁丁長揖出門去幽思秋冥冥

九規

九規者鄱陽生朱右之所述也生居官學道篤志力行雖寠乏不以動于心每披閱圖籍即研精覃思不得不饜曰有腴味則接物寓言必於爾發之自謂樂之終身何自信之深也嘗擬離騷九篇以規己誨者教蓋未敢與知道者言抑秖以規警云爾

其辭曰

惜逝日之無因兮悵發憤而抒情帝賦予其不遻

兮曰降衷之至靈何人生之長勤兮不保神明之舍
所居走一市而三徙兮甘蕪穢而弗治而喬木舍
幽谷兮紛雜揉乎薰猶不自知其爲黃鵠兮迺與
雞鶩而沉浮殷太甲之不悟兮宗社將就於顛危
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出師兮終噬臍以害追春秋僬僬逝序
兮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夕往者余弗及兮庶幾乎來者之
可復[illegible][illegible]跡之寡過兮覺今是而昨非也顏氏子
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惟進進乎善哉也盡埃風以邁流俗兮
[illegible]將從[illegible][illegible]敬服絕斧斤濫萌櫱兮願依往聖之
[illegible]則

右惜往

矗秣車于崑崙兮遡嬴兮余將造乎南華歷沅湘登
九嶷兮竊惟夫楚之一不化精誠悃悃竭以忠兮
何君父之不予聽泛浮浩以無極兮鄧崚嶒而晦
冥蒼松夭矯以冬赫兮上接直而參天置梁柱而
蘡萊萬兮謂廈屋之已安菉葹資以盈要兮棄椒
蘭而不服膏沐為誰施兮恬羣醜逝碌碌白首昭
昭西南馳兮豈容光之不及緊予生其何惜兮危
余待之岌岌以求夫世其何知兮竟悻悻而弗顧託
毀言以愆慕兮冀君心之一悟也誠友予兮皇度
兮抑宗禩之永固也予胥忠以讒黜兮關逄正而
諫臨比干直以忘身兮終然剖心而弗悔余豈不

察以駭俗兮帝詔予其敢違也苟予行之一迷兮
雖九死亦奚為也終鬱悒而不伸兮迺悒悅而遠
遊保天地之清真兮與造化以為儔弔曰夫子之
生兮日月為光不容其奚傷夫子之死兮江海為
東不化其曷從夫子之去兮幾年于茲頹波靡靡
兮日以滋吾將起子兮以為之師

右弔郢

倚櫂歌兮丹丘偶塵凡于下土上寥廓兮無聞下
寥栗兮無語朱衣緋節兮金莖清路曼曼兮夜氣
平羣動息兮神生六鑿天游兮百體以寧埜闃寂
兮無人山蕭條兮無獸載靈鬼而返舉兮蒐煢煢

以宿留丹並人兮告予無晝夜兮常自虛出兮入
坎兮升明都嘉炎德兮烹飪以時精氣入兮纖纖
除質銷鑠兮神明居超天駟兮河之渚濯七香兮
縣圃萃夷舟兮桂户袍曾王兮拊天鼓泊帝鄉兮
達君父充塞天地兮爰得我所

右倚櫂

騎箕尾兮乘玄雲援北斗兮扣天門九重邃兮不
可已達歷析木兮問津河西兮帝子河東兮天孫
進退五緯兮扶兩輪搜玄抉微兮擘混淪導予共
躡天地根靈衣兮披披皇剡剡兮陸離挾天風兮
鸞從鳳馳翔兮安驅東右約攜兮蒼龍開明堂兮

與天通策右驂兮抵閶闔道祝融勾芒兮景從揖文
昌兮致予敬令謁者兮為予傳命紫宮卿輔兮迎
予龍旂央央兮十二乘天威兮只尺拜玉墀兮道
予臆皇風敭兮逹下國躋斯民兮惟皇之極

右騎箕

予嘗探至幽以自見兮莫惟此之著也竆至賾而
無間兮亦惟顯之故也予不知其理之玄遠兮問
大微之所自也帝昭昭其弗秘兮遂告予以類也
曰鬼神可見而不可名兮無微不入無幽不明兮
予善體物究其精兮日監在茲用其誠兮直養爾
神勿自欺兮焄蒿悽愴自不可以遺之兮亂曰春

溶溶兮浩蕩秋蕭蕭兮寥廓陽煦煦兮花開風動兮木落百里兮震驚九臯兮鳴鶴羌無往兮不存又無幽兮不爲烏乎神之格思兮不可以度

右探幽

襲祖德之義方兮言至近而弗欺仰先哲之玄訓兮道彌高而弗遺處仁里之安宅兮敢顛沛於須臾濡服膺于不忘兮洒較計其錙銖得行藏於用舍兮羌焉與乎已爲莘摯畊于大漠之野兮樂堯舜以自資五就湯五就桀兮匪玄聖其誰能起天乙湯而放太甲兮又何損益乎後來傅說之托辰星兮將胥靡以終老誰幽夢之斯須兮又中興乎

帝造山有木兮木有枝樂有聲兮聲有相天民寄兮君師微斯人兮吾所尚太公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遂舉殷宗豈無賢箕兮忍囚奴而棄子顧用舍之在人兮於吾道兮何與生民兮無辜塗炭兮水火悼者兮疚心欲援之兮不可徒皇皇欲何之兮排天命之有在退自脩以立言兮過聖範乎萬載譯曰君子出則咎夔兮入則簞瓢以自安縱小試而遽舍兮吾將擬乎顏淵

右擬淵

天之何為邅杓攜而行秋兮司令於清商木搖搖兮變衰風嫋嫋兮飛揚試登山而臨水將歸問兮

西皇竟一去兮欲神心忡忡兮倍思君倚秋櫂而濯滄海懷三湘之故人感余心之縹緲兮與秋氣而溶與念佳期兮莫由思無限兮凝佇鳥何萃于林中魚何遊兮水瀅哀人生之須臾迴無知而遠逝龍蟄靈兮江潭水流寒兮歸海何逆旅之不聞迺委心而不改日憯憯兮愁人雲橫秋兮迎予問王子於江皐吊帝妃于湘階悲宋玉之高唐抒衛情于淇水燕翩翩兮高辭蟬寂漠兮無語曷申旦而不寐與蟋蟀兮為伍春不留兮特不停暑既徂兮夏氣乘秋不歸兮可奈何馳波衆逝兮何時返獨不悟而自憐兮羈旅廓落無友生思故鄉之君

又增悵怳以懷憂歸去来兮[illegible]路不可以久託些
行當攬清秋採藥於丹丘

右歸来

青昜開闢萬物遂只根荄畢達灑雨露只發榮敷
華盡純粹只神無離舍生邪惡只神兮歸来神無
東東爽東頭海作市魚龍羅舟未可止只盛憂楙
霧靡所傷只就實登成百靈饗只離宮[illegible]棟[illegible]
行只神兮徠歸神毋南南熱朱鳥赤潑血腥風[illegible]
濺不可歠只西顥流碭秋氣憯只陰凝冰堅漸衣
可長只閉關息旅絕行辛只神無出奋遇象罔只
神兮徠歸神無西西谷流 小又弱豺虎咬人焉

得部宗凌陰盡藏天地潮只苗木盡勝俱心生意
幽都冥龜多靈與只神兮歸來谷室處冥白日西
馳早晉暮只神兮徐歸兮毋使謬迷失故路冥東
方大星將啟明只半斜盡艷遠在旁只清氣漫漫
帝與語只神兮無出遊所奔崇求德曲蹤律嚴行
只神既歸來守玉房只反吾恭禱役其崇只發直
無為五性充只虛明洞達德磨藏魄神龍徐歸坐
明堂只自飲流瀣餐正陽只赫燁蓋彩爛冠章只
聲律身度尺寸良只部伍卒徒大以剛只何適非
路悟無求只本乎自然道乃昌只千秋萬歲天[illegible]下
王只

右小招

述道統本庖犧發馬示象天所基聖人以畫加指
諸掌何熙熙迨有熊道乃公舟車利器民肇通衣
裳棟宇律曆度數垂無窮放勳立民皞皞上朞周
運耋人道鴻水爇害鯀功弗就殛羽堡堯授姚華
衆賢禹咎在廷信任專萬民乃粒九韶來鳳三苗
脩齊禪禹啓續似繼志傳業啓孫子帝降王天下
之勢日趨下桀不軌毆民去果忍闇愚闇棄爾祖天
已相時應天順人有慙懼阿衡輔帝太甲敗度縱
禮聽貌藐未遠亟反改過處仁斯道廓賢聖作武
丁興胥靡出相治化成于時命遇誥命以正聖學

明世之寀棄賢爲姜夷遠伯圖武王赫怒率
百軍師會牧野世之塞往大彝肇明闡皇極
姬旦繼之制禮作樂民懷道統而已矣邑而
不墜在亦士鳳鳥不至洛不出書麟乃死麟既死
假魯史春秋筆削視天子尊王黜霸命德討罪亂
賊弭刪書詩繫十翼窮而在下道逾直儀範百王
教化萬世流罔極顏氏夭軻不時立言軌物綱常
持君子由之百姓日用而不知千載下六經明君
子有作若姓寧明德慎罰國家大治四海平
右述統

顯志賦

賈生過而復毀卒不見用有大志獨得
盡施於時竟憂懣哭泣以殞爲文而悲
恭承闓氣兮大賢天縱明主不雅兮意蘊蔬識
華經國兮痛哭規諷獨倡寡和兮不能從衆斜尖
無偶兮誰其爲用烏乎夫子兮何獨使余之悲慟
世溷濁而不分兮螭龍蝘蜓御濮便娟兮札韶博
衍鸞鳳高逝兮鷄雀堂壇羣愚滿廷兮賢艱自遠
大儒遜斥兮畜夫佼善讒變無能兮微蟲嬈嬈乎
辯無知兮懷忠自銜於乎夫子兮竟離此變烏虖
哀哉行哉尼沮兮何爲乎故用而毀兮天馬振迅

瀁洋洋兮鯤鵬摶搖撼海風雨兮驪龍遺珠照
羅天下兮神龍負蠖乃嘯彼叙兮斐然章子武
該輔兮羣臣自嘻天世莫與儔兮於戲哀哉桓桓逮
抱兮執斧袖手度讓鳴鑾兮玉衾欲走騏驥逸羣
兮譬御徒後旨升庸威蒙稱者坐受命世太林兮
憂焉是就憂愍忽浸兮時非吾有而嗟蹭蹬兮數
為此醜有丈志而不衰兮乘載誰偶許曰忍棄世
其莫吾知兮孤獨憐偃其誰尤時之不幸遇兮志
之不盡施用行舍藏兮嗟憂注其從逐為獨不見
夫黃鵠之高舉兮遭矰繳而羅之麒麟之不羈兮
飢尚獲以靡之謂仁者之必信兮世無伯夷賢正

之必咎兮孔孟以治傳說刻鼻兮之[illegible]
嗟歌兮牛下輩衣望之叡刀兮與龍逢
死於渭濱兮殷民曷懷箕子之忠諫兮爲吾咎
鴻範之宗微兮吾將焉歸烏乎噫賊物固吝有遇
兮遇固吝有時服吾道之在人兮俟天定而勿違
出則棄咎兮入而非之夫楚莫之廬達固大行
兮窮獨離居樂天知命兮顏氏庶幾予嗟夫子兮
曷獨爲爾之憂悲彼忌者之訴遇兮孰爲之寵我
馳驅也猶狗苟而來遲兮夫何抑鬱迷迷思也生
民之不辟兮竟斃逃而遂使夫子兮汨沒逢災匪
皇天之愁遺兮肖人事之非甚君夫人之有知兮

若將指豈[illegible]以為跋

豫齋跋

[illegible]盧西老[illegible]湖上翁曰
豫齋因[illegible]積易近人
深有得[illegible]而賦之其
記曰

豫子居之有[illegible]閒[illegible]亭
[illegible]荷柳柳亦[illegible]清[illegible]怡[illegible]舊
得雖雖[illegible]而[illegible]一[illegible]論[illegible]
[illegible]而尚不加於舊[illegible]其君子之
[illegible]者春之熙[illegible]不[illegible]

滋榮兮禽鳥喈喈於林麓風與日兮嫺媚溥進濤
眇其無際妙物和之圓流兮激盪懷漩颿頹騰
子之寬逸兮樂簞瓢而不改曾點舞雩而詠歸兮
志亦於焉而有在歲儵儵其逝序兮老冉冉而將
至何必能久長勤兮終幽憂而煩瘁竊羲文之玄
淵兮發朦瞶而先覺垂豫象之昭昭詩玩卦辭以
求索維六二之貞吉兮介如石而深昧於幽鳴而
窮凶兮三以盱而遲悔守志節之中正兮豈矜肆
之敢持也逸則怠而行僻兮徒猶豫而狐疑也明
矣得於動靜兮將居易而俟命內游藐而自省兮
日愉怡乎情性或曳杖于南畝芰陲兮或息畊亭

西疇稌稻蔚其菶桃李穠穠芃芃而有秋簑笠言於湖也薩觀群物猶敝屣也聲色不蠱乎吾中兮偵稍亦眾乎吾衷也既出変而來諮兮交誰交而不瀆度先幾之明兮遵頹依往哲之遺則叢西龜釣於湖兮維藻有魚莫我采將而維籊有蔬薀圖與書兮右琴與壺歡覩朋儕條敘聊卒歲而燕娛溶與兮倘羊舂容世兮壽而康婆娑吾命之有定兮隨所遇而行藏

震澤賦

按禹貢震澤底定揚州之藪說者謂太湖也國語樂湖韋昭注即五湖也書

謂之震澤爾雅謂之具區周官職方揚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又似與之不同吳越春秋又名笠澤吳地記云五湖者菱湖游湖莫湖貢湖胥湖漢貨殖傳吳有三江五湖之利太史公自序亦云登姑蘇望五湖思意震澤以其震蕩不定而名具區以其既定而草木藪聚爲義而五湖者又太湖東岸五灣豬水之別瀲今通稱已春秋時以爲笠澤漢傳吳志指爲五湖皆即今之太湖是也於是揩本作震澤賦以極廣類之繁衍明禹

德於不忘其辭曰
客有鄱陽生號遂遊公子假儻玫瑰超奇拔偉衣白雲之翩翩峩危冠之巍巍神悅恍以欲遂風飄飄而凝佇於是上會稽探禹穴訪遺蹤超洞壑輕車前驅輜重紛錯孟子進之以笙鶴江令贈之以勺藥遂乃揚飆餞唐鼓檝中吳將欲窮覽山川壯遊江湖造松陵主人端雖然從予主人曰前號歷覽亦嘗聞澤藪之大有三萬六千頃者乎生曰未也可得而聞與主人曰唯唯夏后震澤因曰具區下屬三江寔為五湖若接天日宣領出谿之原左通松叢中江入海之洳衆流之委羣利之儲若夫

巡其南溧水經其西五灣豬其東垂虹界其限派
以衆逕清波隱雪灘於北隈洞庭西趣林屋東開
湖彭蠡吞雲夢駕雷夏軼孟豬杳茫埶其幾千里
之為遠晴能許浟灎萬頃渺有餘其澤則汪濊濁
汙為滂礴澥瀾漫泮漠渙渙泫泫流巃砯波結絡
龍鱗汩兗涇濛鰲鼉氤氳清瀾凝漪錦艷成長瀼
濤瀆濆澎躍跳虯出雷騰虹蒸雨甘露呼吸陰陽
吞吐乾坤如潮汐之不測或早莫而飄颻飛揚蕩
濤迅浚泊淪漾態萬狀不可殫論其數則碧游曼
衍黃苔武夫孩薛蕪葭尚煩青蒲荇荇蘊藻茭蓀
荻蘆蔓菁杜若蓮離蘼蕪芡實鷄頭辟長龍須蔮

菡語交蓮藕芬芳擁物倚莖僻可勝圖其異埂則
塗泥微露埋澀離乾藏薪蕨萬藩菇蘅蘭菖蒲薦
荔荃蓀射新杆楊檕句水柳藿亂蘋蔞臯綠榆楓
藝殷桑稼火齊薊廿余菰蓮芥華秀蘇蔡葉其蘭
繭務閩源暇騁瀰覽閨鄰逝燕桐崎嶠予崇岡巒
嶼飄靄綴緲靉纈縷游胸嵩斂聚遊翔騰如墳崖
嵬嶠嶽豁嶙峋紛道撥鉤岡承臨湄瀕控兆軸溦
嶕嵱邈擲攜芳折旋馬跡嶮岸隋嶷嶷群峰崚峻
滄澄桓歲璘璣延流揚嫻璘翰苓深巒崟峨谿谷
抒興底蘊適蜿蜒彌相進與崍孤峯森峭逶詢翔
佛老望林宮道館梵宇群駢煙雲繚繞金碧飽璀

黃冠緇衣往來西岡羊談玄詰空學鸞約言咤或高
堂跡瀆玄或擊鮮而獮觴鴛魚之飛艓浮重瀲
逆流逡來蠪鼉粘蠑蝾蝶上蛤石花鮚鱧鯫鱹鱶
鯾鱨鮫鯔項之鯿顙尾之魴細鱗之鱷綦甲之蝦
稽蝌蟊飛區黿專車長㫖潛鱷亭龜鼉竈同游瀛
孫鸕樂鯈雁羽禽則晨鵲鶉雞鶴鸛池鷺交鶼鷁
鷗鷉鵜鶘鵁鶄鶖鴻鶩鷹陽鵃碇居鷭鷸遠舉鷗鷺
鷽機盡睢並鵞鶚並茲飛振翩翩羽以散以樂來
如雲集去如煙飛若為絕岸之濱漸於石或偃
或倚或卧或立或方如珪或圓如璧或矗如峯巒
或并若几席或滑若脂膏或廉若劍戟或錯若恭

或蒼藹碧或綠如藍或黯如漆為中流砥柱巖
逆河忽礙嶙峋奇聳從嶔傑礫嶄交森竦千樹
嶼而束於茲粥趨湧激也思昔夫差競伯圖動塵
戰於此勝負未分旌旗蔽空艫舳如雲髣魚龍鬪
為樂總靡麗而感奮迺若歸鉤者徒對書者甚
國鴟梟號聽舞師誌獵觀獸瞅滄波淪茫苗水盡今
余辭表終鄉陽登肅州灣谷謂然而嘆西問老叟訟
道從識前阨逸遊故遊遊呼嫩學顧誠此策秀
遊職我告纙朝詩識稱茲澤之廢續殊思庫遺甚
肝胝荒旌鞭藜脣於戰國背非所以據捨潮領
望氣藹秀粒雁西望能遊遼思往者擊節於熊請

則聖人所聞而陳乎所得烏虖噫嘻浩蕩兮割懷襄沬乎九域混而莫辨百潦壅而不行支祁崛強於淮命天吳披猖於海溟時維茲水震蕩靡寧淳浮洶洶若若蘄鼘疑駴天而動地猶鷩雷而鞭霆類不周觸而天柱折若巨鼇抃而洲島傾斯震之澤所以錫名也迨夫九載既奠庶土交正波神受職川后奉令應龍畫地以效功庚辰持戟而制命導吳淞以安流別淮海而表瀆于時澤要其所水順其性鳴者自停動者自靜斯震之澤所以底定也千載而下美哉禹功昏墊之害既遠滑輸趨利無窮故漁人舟子之遊[illegible]豪商旅宦者經從繫檝

鼓浪剽疾隨風擊不逮檣撲船往來乎其中者斷焉
具區茲數郡寓焉懼要之使也方今海寧濬明
朝廷靜謐與官民偕各脩彝歲農安其耕婦蠶其
織王業其渥熾繁其直古遺經民食餘力威不
揚波水不崇淤蓄鎮以寧共地鑿闢開翦之彊廣
禹衣績是繇配斟參然威鄉聖育浚濡予佯義
邃冰所過德被僉遺汲沭谷膏澤漸摩浸潤遮衍
洋湧盪無衣燥濕突然樂深去其歡識靈其域則
斯離揚湯望佳行矣靈沿泮淺采聖澤汪矣慕
御溝洛然由遠誥義溥德咧流達要兖矣下視無
陽臺不鬨慚淼簪坳堂矣耳人傳其營乎樂聞焉

然自夫御神功之長存慨餘子其何益相與鼓棹乎滄浪曾不蔕芥于胸臆迺起為詩歌以頌德詩曰

於赫禹功配天比隆生我遺民宅我土中原隰畇畇江漢為東萬世永賴維禹功是崇　於皇禹德洽我民極手胼足胝救焚拯溺鑿井而飲耕田而食靡謝天功焉知帝力　於昭太上示民以懸眷佑我　皇與民立命開禹疆土繼禹作聖其混合四大維民之正　於穆聖皇繼上帝不常敬哉有土亹亹弗敢康五嶽四瀆七澤九國罔不循其職來享來王　來

享樂王受天之祜於斯萬斯年曉我有土有土有
民有子有孫有引勿替以頌茲文

麒麟閣賦

大漢甘露三年海宇静謐國家無事表
狄四蕃内附不賓服咸順下朝上乃思股
肱之美猷翊推勤詔繪十一臣於麒
麟閣仍署官爵姓名曰大司馬大將軍
博陸侯霍氏大司馬衛將軍富平侯張
安世車騎將軍類額侯韓增後將軍營
平侯趙充國丞相高平侯魏相博陽侯
丙吉御史大夫趙平侯杜延年宗正陽

城傍劉德郯麻綝丘纖槷守與傅肅望
之與屬國蘇武用獲逃與嚙勳烈偕
垂刑世世臣華際胄蝴倣瞻蘊鬼揭耀
之餘謹拜手稽首而獻賦曰
有鄒陽生覽四極放東瀛道出褒斜憩靈西京
見司馬太夫而問曰蓋聞聖皇之統御逃道德以
為澤禮義以為漁動不謀身修靡是規上率孫作
界垂弗施余年命左馮翊右扶風即麒麟以續像
而粉飾乎儀容擾襲設旗衆立務美麗壯觀而為
是示急之功恐非所以示外夷宣皇風蒙竊惑焉
大夫莞而笑盱衡而言曰何客惑之滋甚耶客蒞

遂千里觀光上國覽宏規之博麗而終莫究畧得

將君臣以自私而不知報功以崇德敢述其請

留更僕坐曾嗞唯大夫曰在昔秦世虐民無主暴

秦吞噬土殖封豕窫窳茲人民極梏其疆宇靡瀸

四海磔裂同氣亢冠為之不起於是黎民裹額以

叫號上天降監而眷顧致命於我高祖高祖欽順

天威奉帝勑叱咤生風揮霍若極雷動電發機觸

燄疾提劒而起呼民用以息遂慶弘其協帝業尊

中國甫罷業酇侯址秉帝經營秦春發蘺以變勝

迺披廣路建宮闕倣太微之紫垣象陰陽以闢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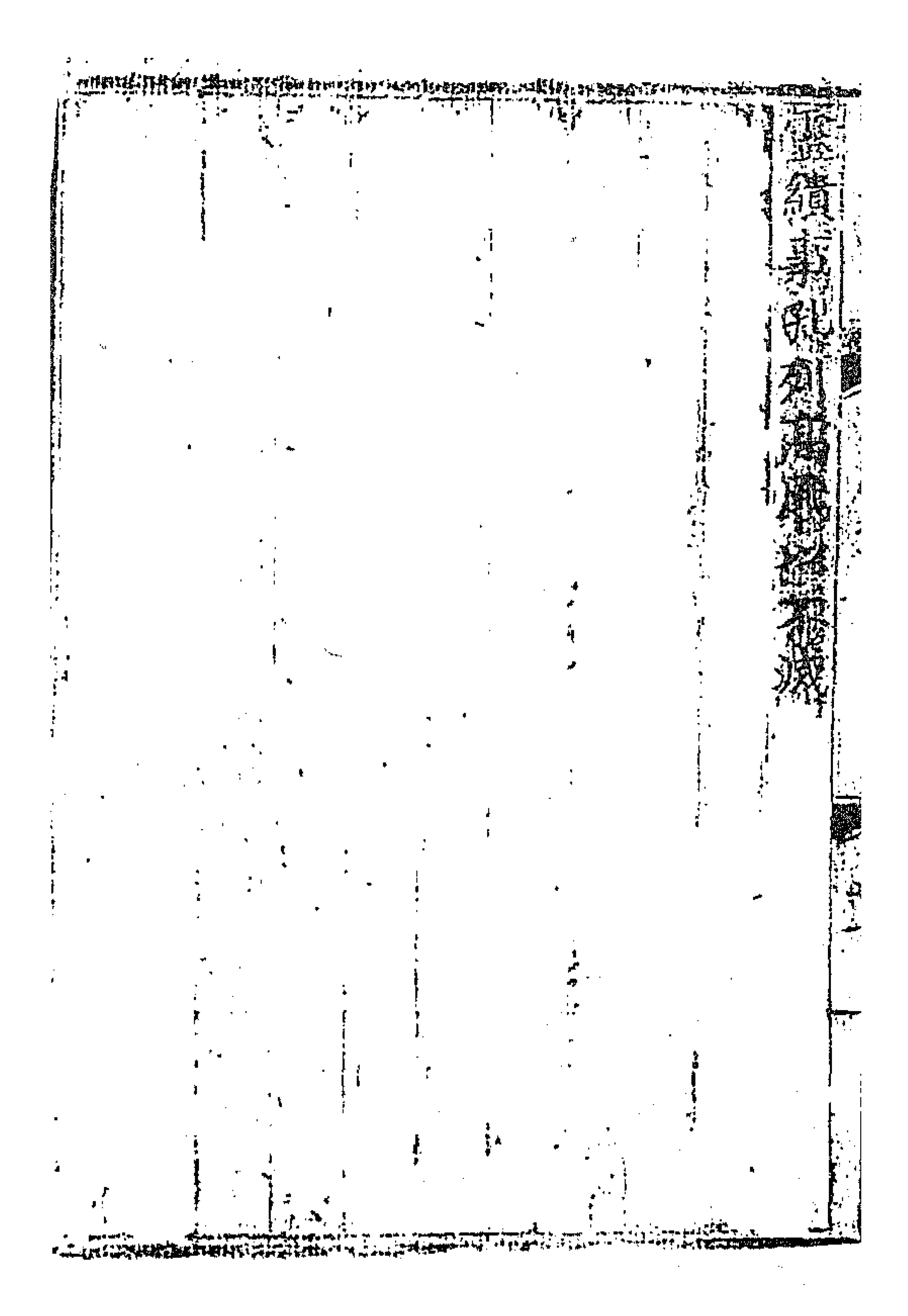
乃詔考工揆瓌材畫堵成制天漢昭回棟樀橑暈

瓏而並椽迺植砥柱構榭榱櫨棟桴嵩驟峩
巘竄猋飛埃抗驪龍之雄吻凌飆颺翬之翾霓架鵷
泓栱天半殷乩墢而出雷過星霏灕嶸崎首炫燿
而意迷繚以周圍之崇墉承以城樊遐盤塔石渠
通其傍金馬峙其西天祿接其右白虎緣其隈環
列乎秉英之宮隱映乎昆明之池聯屬乎建章巍
業業鬱臺接宣溫俯清涼睇金華控玉堂儼神明
虛所居觀貞象之天光世宗孝武重熙累洽錫嘉
名之孔彰昭靈瑞之既獲斯閣之樹蒞國初而麒
麟之名寔允符而有作繼我皇上聰明天啓睿齡
如神思廣漢道以昌後人乎時顧念哉般膠莅

際殫謀竭慮效忠致身顯功名耿當世感際會
風雲有如博陸侯伏義秉節定萬世業豐功盛烈
宜尊之而飛鑾得冠羣列張遼忠勤韓毅有帝寵
國之制隣振威魏丙季康貞惠厚司心輔治垂裕
荀栒劉秬之謀智梁蕭之經術蘇武之節新厥炳
炳乎嘉績其命續事適審厥像著其爵秩其爾贈
卿示之懋勸功因之以昭賞乘爾後昆表表相尚
誠曠古所未舉者漢世之不望也猗歟盛哉且彰
形容求良彌是聲太常之紀崇勳惟勵來哲光書
功宗厥配使黃河如帶泰山如礪金匱石室之藏
昭貽後裔軌若儀刑赫赫照人耳目凛凛英氣烈

爛若爛殊渥寵縈莫維此之極也豈鯫生俗士所能測識哉客乃樂乎有聞如得而嘻撫手扼腕顧起而頌之頌曰

維天惠民篤生聖神承之以良弼統臨萬民爾公爾侯維大夫庶士罔俾不順媚于天子　明明天子民之父毋以君以師以教以撫迺資爾弼以長育其下總總爾氓莫知所依彼飢欲食彼寒欲衣奸邪罔聞知以毒害殘虐　維天降康迺致命于聖皇克生明良定爾下土方左右先後奔奏帝傍帝業是將維漢室載昌　帝思臣節不顯忠烈匪私有與功用臧羣哲濟濟斯傑載岌載業麒麟效



天台朱右著

雜著

孫孝女傳

孫孝子名德性其先順寧人自其父㫬齋君游宦江南往來吳楚閒德性嘗侍其父母適武昌之嘉魚依其内姻以居至正十一年五月紅巾陷武昌三月陷嘉魚德性甫十有三歲倉卒出逃避相失父所獨依其母趙乘船遁去不三十里將至赤壁山石頭口趙度追者及卽刺船舟人獲抵岸走依山谷草莽閒匿其身不見搜者至趙蒙頭垢面爲瘵腓人垂死德性號泣甚慟甚悲賊憫之遂不犯

絶粒者洪旬德性上山蘖間拾橡子下則采水實以食母賊去將宜縣德性出行村落稍遠忽遇羅仲玉者其叔之故舊也識之留予母其家人々知德性者咸來饋遺德性取數錢為食以奉母蚤夜不少離其側凡三歷寒暑如一日已而王師克武昌德性訪知父還浙閭遂謀於母曰天幸有以全吾母不幸不得以見吾父苟活奚為也明年五月與母俱往武昌九月得從官軍自武昌下七卉月至浙復見父鐵唐遂與父子如初人皆以為德性孝感所致云

人有言國有忠臣國之至不幸也第觀孫孝子亦

家之至不幸歟昔赤眉入關蔡順取椹供母賊感其孝新莽之亂江次翁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天下稱其賢孫德性以年少能行之其天性然歟

釋交

或問交有道乎釋之者曰有禮與情焉已矣其接也以禮其親也以情古今不易也古者君臣守覲諸侯聘會大夫盟好士相見莫不有禮亦莫不有情焉禮則能敬情則能親敬則久而不衰親則附而益信交之道不貴乎易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交之道不既尊乎朋友居人倫之一實貫乎四者之

中交之道者亦重乎然則交之道謂行以禮與情而行與或同濟陰與為公為金石交者為漢翁張耳陳餘為刎頸終後相怨則交可恃乎釋之者曰是兼夫禮與情者也尚義以言交與合有人焉不爾識而深相得者是謂神交不數見而實相孚者是謂心交慕聲氣以附從者是謂勢交與營同游見利即棄者是謂市交寧舍生而不忘信義者是謂死交神交者合心交者親死交者全市交者離勢交者賊乎將為神交者乎將為心交而至死不渝者乎將為市交與附勢者乎其必有自處矣或曰何謂神交曰商宗形夢於胥靡箕[illegible]

下請蘇武尚交狐孫於渭濱齊辭漫歌於通衢非
交非羅矛何謂死交曰史鰌尸諫於衛主延陵掛
劍於徐君豫讓弗臣而吞炭非死交者乎何謂心
數曰騣明之於叔向伍舉之於聲子重耳之於舅
犯昭烈之於孔明管氏之於鮑叔雷義之於陳重
非心交者乎若齊之田文魏之無忌趙之平原楚
之春申勢交之尤者也商鞅強秦主死即殉李斯
俯國身隨以亡穰侯擢威范雎以代則勢交之不
能久者它如韓非設難以徼君不韋衒詐以貴國
鄙寄沽名以賣友則市交之尤者尚可勝數哉或
曰交道既聞命矣然貴賤殊勢少長異宜得無等

表式釋之者曰噫哉衞融爾淡陸張惠年夫肅試
賛立之先後位之崇卑也與雜然世衰道微習移
易化伐木之廢久矣人固有居同里族戚聯姻婭
學共術業出處同歷憂患同事者至臨於利害即
忌嫉以相加詆毀以相抵捂甚者設阱以擠之瀕
死亡而不顧獨何心哉是不知禮與情之貴重
也失禮本諸天情因乎人天人之道也予爲感焉
問者唯唯而退有周君濟世者與予同登孟氏之
門別既久旅遇越之上虞予適遭先母喪變周君
昆弟餉饋供奠不啻懿親盖有禮而有情者予聞
不能忘乎心迨居歲餘將奉柩歸因叙或人問答

論述術釋裁且以數之變異論

術而豢龍辯辭

龍非可豢也可豢非龍也夫龍淵潛而天飛能

發雲雷澤下在神變莫測豢養者惡得

而豢之則非龍矣昔有以貢由南海致魔者物蜿蜒

長丈尺魚鼻牛首爾角鱗甲爪鬣髯鬚頷龍角

者以木牢深其淂置海水深養之將獻諸即豐

首初為漁網得之蒼鼉黿魚龍狀審固知其為龍

龍也天在大獸五鱗之長為龍而龍有神不神不

足以長物也麟之長為不而不有聖焉聖不足以

長人也或以為人非也聖斯為人焉龍為龍

非也神斯金龍變人將不爽藩籬或罹禍而可惜

豢養得哉曰蔡無慾猶龍然作豢龍辯

諸也柯遂卿撰論

或問蔡子曰冨人有言曰豢龍金於市而取諸人之患

乎曰豢龍夫夫有聯車馬於朝可以謂之榮今也白

來也夫有爵祿者豢而有司食焉可謂無何[illegible]

夫天有至尊雖爵養仍因顧有所為而養之[illegible]

邑者養豢豢不可而豢養奮隱[illegible]

自食其聚賢之道以養之不厭其數[illegible]

行市與雜械繫三人將選而謂[illegible]

焉也語錄藥[illegible]

城一舍遠惡少年追及之剽其所有與執誤為賊
賈人遇諸塗要賂少年掩為已獲以要官賞嗚呼
彼獨何心哉柯君聞之毅然為陳其狀于府上官
得其情三人免於死嗚呼若柯君其仁矣乎當是
時寇竊叢藪至著令有能擒獲五名以上爵賞有
差富豪子弟往往詭執平民致取官爵上官不以
察公論不以聞嗚呼民獨何辜哉今柯君行義事
聞鄉里賢士大夫又著為文章若詩歌以稱道之
柯君固賢矣亦何容心於其間耶予聞聖賢論陳
仲子之不食不為廉微生之諒不為直孝已之守
不為信子產之濟人不為惠晏平仲之弊裘不為

徐以其未知於世而爲之也柯君情發乎中義形于言行信于鄉黨夫豈有所爲而爲之者哉諸君導揚稱述與人爲善又豈特爲柯君發耶將以使長民者知所以戒故爲之論著以系諸君之簡云

尚德說

宗陽祝嶐之宮杜氏之真館在焉杜氏傳其子而及其孫曾有胡君常爲之師者名其居曰尚德問說於予予曰善哉而惡夫世之不力而爲異者抑亦行古之道也昔者南宮敬叔尚力而尚德孔子予之尚容以非論也譬之薰蕕不可以同器驥駘不可以同群兩不相能焉不可以同群兩

戾於衆清靜而所服於人而與殘暴貪濁者
者與其同為君子之□□身也道義與其□之者孰
則服其過之者抑而□之毋弗戾甚於議焉翰於斯
多於斯君子之尚德□□有其國息於己乎吾聞
諸子思子聞諸夫子曰尊德性而道問學予識
之不忘其庶幾乎知所以尚矣或曰今之人易慕
夫高勢近利也曰長之而非親齊乎其敬也愛之
而弗舍確乎其順也二者之間吾從其順者

復氏說

上虞馬初之復氏也鄉人或焉趨而訛鄒陽子者
而問曰馬初舍其父而從其祖姓古有之乎鄒陽

曰焉祠亦猶行古之道也往者國王賜姓錫其而命氏子孫因之未易也不易則氏復易姓而復猶古也歲周盛時凡有昏喪饋饗禮必本於其宗重宗所繇尊祖也敬族所以親同姓也尊尊親親示民有生實況敢易其民姓乎晉闈之道必伸淹必孤依並母鞠於朱追入而氏朱遂冒姓以其故鳴有司而復之泥若予政者知禮焉生其敬稱敬與則無惑乎其復之為非古也世降道湧民彝物則勢勢混混則久迷惑迷也固宜久迷之未有遽以息則復之也及豈必有所援為然耶雖然慎終追遠民德歸厚殆見聞氣鬱而起則世教之助豈復小補

哉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焉勉之謂哉

梓宗說四

材莫良於梓用莫廣於梓梓果足為世用與吾觀之深山大壑多梓材大者圍數尋高表靡測匠石睨弗視也萬牛挽弗出也或枯槁自斃委草莽間人爭趨之斷度斤鋸雕刻剸鏤為筍簴為之而為登為豆為觶為觚為俎為琴瑟底為韎軾為木偶像樂者食者飲者射者行者致遠者莫不資之為用則非復全材已惜哉茅觀平陸梓謹圍咫高倍尋丈叩之斷之盡其材未周也匠石顧之弗舍也十夫舉之易致也則以之為梁為棟為柱為拱梲

為稱梓而圜者直者方者高者大者小者或不勝任稱之且鄙材矣豈其情哉迺度材欲大而實欲長而直欲勁而理欲結而澤大而實則用裕長而直則致遠勁而理則撓不屈結而澤則潤而密斯全材與吾友張君蓀守蓄材既良深藏而不市長大既驗矣屢扶里而適而不變撓既不屈矣有良梓之者終置之吾知其用大為詭然語之

守拙辯

鄒陽子過守拙先生燕坐清齋客有長揖而進顧鄒陽子而問曰先生一富於春秋道誼曰脩智勇莫敵等握兵符分甘垂鎮頗乃然抑自持守拙是守

無乃不取夫巧遲而務拙速者乎鄒陽曰是非先生之志也大朴既散人偽滋興結繩莫施世道寖下惟機械巧詐之是務媮薄矯飾之相師政網愈密而民弗親刑法日加而下益偕豈為拙者之過與甚至作聰明以亂舊章以測言而改厥度豈為拙者之過與是故世方燿燿吾將韜其光世方營營吾將守其誠世方溷溷吾寧悃悃世方役役吾寧默默故曰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先生所守豈子之所知乎客曰昔陶靖節守拙歸田園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亦明哲保身者先生殆有取於是也夫鄒陽曰子非知道者獨不見夫大鈞之

播物乎物物賦形巧孰夫焉而所以造化發育者妙於無形而已又不見夫聖人之齊民乎酬酢萬變智莫甚焉而所以致恭和雍熙者垂拱無為而已孟軻氏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又曰行其所無事則先生守拙之義明矣問者唯唯而退遂書于編

深衣刋誤

惟昔邃古之初天造草昧肇有民人穴處而巢居聞者衣鳥獸之皮以蔽上其衣而裳之制未聞也軒轅氏作取諸乾坤制衣裳以示象焉侯有數等咸以明虞夏曰之人文自是彬彬矣自成康没而

王澤熄上亂下僭人偽滋起古制不存吾其左衽孔子幾於不免況後世乎嬴劉迭興四代禮樂旋復廢壞曲臺講禮僅存深衣一篇鄭氏箋註且誤謬若此安在其能存什一于千百也耶嗚虖惜哉閩郡牟君仲裴以文獻之裔習聞詩禮講貫精密著為深衣刊誤且欲與縫掖之士共之其間尺寸裳幅之誤指尺裁制之謬一皆刊正無遺至於名義之弘著圖之精短長廣狹規矩繩衡之度如視諸掌殆有擿涑水紫陽二先生之所未發而足為後世法程牟君之篤志於古也亦勤矣好事者將鋟梓以廣其傳端無媿也古道其復興乎敘此而

往必合訂正者尚多有焉何日得與君圖之

物初論

或問天地果有初乎曰有人物果有初乎曰有然則有初必有終曰惡乎無方噫氣之大息也混混沌沌冲漠無始一氣既復陰陽遂判清濁以分高下以形非天地之初乎亦時萬象森羅已具有初而迹未形也天地一陰陽而已不物固囿於陰陽以生者也陽生有六是謂之乾陰生有六是謂之坤陽生子中極於午中乾道立矣陰生午中極於子中坤道成矣乾坤者萬物之父母也當一陽初復二陽既臨陽在地中草木生焉故草木之本皆

居下而末反居上陽在下也三陽既交四陽漸壯鱗介群生羽蟲次之故魚鼈身橫飛鳥兩足而昂首陽未足也五陽健而决膏脂生焉故獸形近人至於六陽[illegible]全[illegible]遍始備人斯立矣故人首居上足固在下得天地之全氣以生者也陽以生之陰以成之自午至子爲六陰成物之氣故能全乾坤之德者爲聖人聖人得天地之全氣而盡性踐形者也詎非人物之初乎然則曷而終曰生長歛藏一歲之終滋育消滅一物之終非吾所謂終也若夫生物氣息天地無有斯爲終矣曰終當奈何曰有終必有初作物初論

雷說

或問雷鳴曰氣使之然曰有神乎曰有曰然則氣為之神惡乎在神尸之氣惡乎秉二者必居一于此矣曰二氣之良能也行乎亭毒之表茫然無朕窅爾神運其端倪若不可測識也方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造化萬物山川出雲蒸潤為澤陰氣凝構陽氣轉旋故摶擊轟騰馳驟下上氣之所聚形絛成焉故神物恍惚與[illegible]偕行此理之常何足怪者曰然則世傳雷澤有神鼓腹則鳴果有之乎曰無之也方氣之至也神則有之氣之消也神與俱亡豈人之生受胎父母滋為形骸血肉既尚滞於有

迹故不能自化神之著也得氣陰陽妙而成始謂氣聚散來去無迹亦其理之常爾子奚惑焉問者躍然以喜曰予昭然發矇矣請書以告來者

九州說

或問黃帝分九州夏書序九貢虞舜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至商周又止列于九果何時而復合歟曰分曰地勢之使然非有意於其間也地理志云昔黃帝畫壄分州堯遭洪水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左傳宣公三年分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愚謂九州之別天文地理區域各定風氣不通民生異俗固

侑識然而不可易者禹治水作貢錫玄圭而告成功舜安得無所自而遽分之乎恐唐虞時洪水為患道里隔絕有不通者舜初即位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為幷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仁曰其地勢無爾禹功既成復仍舊制舜貢無為故終虞世而十二牧固自若也夏有天下以禹貢為一代大典孔子定為夏書首得無忘乎殷曰於夏有曰帝命式于九圍曰以有九有之師即九州也周克殷監二代而損益之改禹徐梁合之雍青分冀地以為幽幷故周官職方氏有幽幷而無徐梁營爾雅又有幽營而

無青梁皆一時少損益之而亦止列于九也盖地理有古今或廣狹不齊亦因其勢而為之耳雖然又烏知禹別兗州不在肇十有二州之後乎向取左氏漢志之言為之說

一讀禹貢

愚讀禹貢而知聖人之書法謹而有數也其載九州山川地理曲盡及貢賦封域之事言簡義該詞嚴意周一字之間含蓄無盡如書山川廣平曰原下濕曰隰山南曰陽水北曰汭地高曰丘再成曰陶高平曰陸猶水曰澤其土色無塊曰壤土黏曰埴脉起曰墳青黑曰黎玄而疏曰壚其草木少長

曰夭言殊曰喬繇言其茂條言其長叢生而植曰包其水道因水入水曰達循行水涯曰沿舟行水上曰浮絕水而渡曰逾曰亂大水合小水謂之過小水合大水謂之入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會而合于一謂之同其治功除木曰刊祭山曰旅致功曰績可種曰藝可治曰乂順其道曰從浮其正曰殺經始治之謂之載已盡平治謂之既其賦法最薄曰貞雜出曰錯其貢法常獻曰貢器盛曰篚包裹曰包待命曰錫非一物曰錯凡例不過四十有千萬世之豐功盛德盡在是矣自詮次之以便覽者

讀洪範

洪範一篇聖人傳道之書所以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昔禹治水功成洛龜呈端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洛書之數也禹則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周武王十有三祀訪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 自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九疇之綱自一五行至五曰土九疇之目禹則洛書之經也自水曰潤下至稼穡作甘則箕子行疇之傳義兩其餘八疇莫不皆然綱目有緒詳畧相因昭昭可見自今讀之不無外闕盖自伏生口授時以然固有不敢妄議者□橫渠張子已嘗

疑之而不敢正至蘇東坡張無垢葉石林洪容齋
黃東發皆以王省惟歲王則以風雨為五紀傳文
傳于駿王文意以無偏無黨至歸其有極為皇極
経文當上接皇建其有極之下金仁山始以斂時
五福而下為五福傳惟辟作福而下為福極總傳
嘗正錯誤見於表註先正許魯齋又衍福極二疇
著為圖說然後文從字順上下明白有不待講解
而洪範之義略然于簡策矣惜乎三八政六疇於
曰師之下不無闕文當有一脫簡余參考定讀
如此以俟後之君子

圖書經緯說

圖書之數出于河洛圖書之理本乎天地而氣行乎萬物也何謂數一二三四六七八九之竒耦也何謂氣陰陽升降闔闢也何謂理太極之本體也伏羲則圖以畫卦萬象備焉神禹則書以衍疇萬法立焉初若未甞相與也殊不知天下之理一而無二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而聖人闡明發揮體用相資豈有二乎哉故先儒有言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其有見也夫予試申其說曰河圖一始於北洛書亦始於北子之中天之心動之端也河圖以生統成洛書以竒統耦竒天之

數耦地示數天道左旋地道右轉河圖一左旋東升而生三三轉西而生九九左旋南升而生二十七為七二右轉西降而生四四復東而生八八右轉北降而生十六為六洛書一左旋于東而生三再旋于南而生九再旋于西而生七七生二十一而復為一二右轉東南而生四四再轉東北而生八八再轉西北而生六六生十二而復為二自氣言之河圖左旋以五行相生為序洛書右轉以五行相克為序水木同宮而金火易位生者為體而克者為用奇耦之乘升降闔闢之機不窮也圖書虛中同為太極之體河圖具十洛書合十同具大

數之用而天地之至理存焉曰理曰氣曰數固未始相離而氣數與理行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以圖為書之經則書為圖之緯以書為圖之經則圖為書之緯蓋殊塗而同歸也若夫圖以畫卦書以衍疇則易與範昭然矣不必論

後天圖說

世傳先天畫於伏羲後天定於文王先天體也後天用也體莫先於天地故乾坤居正中焉用莫切於水火故離坎居正中焉大傳所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先天之學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

乾坤交變而為震艮後天之學也殊不知以卦求
畫先天道貴先天而運後天也故造化變動自然
亦無交易盡能知之非能盡之也自今觀之乾道
成變陽爻求坤而為坎與離坤道成交陰爻求乾
而為離於南坎離者陰陽原於其根而成兌於西
離炎上一陰存於其表而成震于東艮陽上得位
則變其位陰陷為乾於西離與陰下得位則化位
一陽尚為坤於西而兌以一陰居上陽之上而陰
巽為上則反旋于下而成巽於東南震以一陽居
震陰而陽雖為下則反旋于上而成艮於東
是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而消

長發盡進退……動靜行藏天下之理備於是矣

圖推其說……子

五宗

或問宗法……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為小宗別子者公侯……子別為後世為始祖也繼別之所自出族人……謂之大宗此百世不遷之宗也如周公為周……而伯禽庶子為曾大宗其餘庶子之子又各為其……禰為宗謂之小宗小宗有四或繼高或繼曾或繼……祖或繼禰其初則皆自繼禰始此五世則遷之宗……其宗者尊之統收族者也小宗者統兄弟者也……故宗有五自夫宗法不講昭穆混

報德孝既乖於義會缺報本追遠之意學宗加首而尊尊親親之道不明甚至以異姓爲後使祖宗不爲若敖之鬼幾希矣因著其說以俟守禮君子焉

王秘丞畫像贊

故秘書監丞弘毅先生王君守夫爲國子師九十年出提舉江浙儒學文行道術沾丐後人既歿之六載其子同安出示畫像前輩典刑氣象如在式瞻企歎向隅仰止乃爲之贊曰

儒而逝冠而呼綦絢而妻于于而趨文之樞道之腴維後進之模生而寤殁而愉以眎夫故吾

賀河清頌

皇元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冬十有一月戊辰黃河
清，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凡五百餘里，旨下
朝廷遣秘書少監程徐致祭刻石志祥，自古嘉瑞
靈應未有若此之盛也。臣右謹按：易乾鑿度曰：天
降嘉應，河水先清。京房傳曰：河水清，天下平。王子
年拾遺記：黃河一千年一清，皆至聖之君以為大
瑞。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凡異屢書，未聞河清者。繼秦
漢以降，白麟赤雁芝房寶鼎歌于郊廟，神雀鳳凰
甘露黃龍表為年紀，未聞河清之瑞也。宋元嘉中
河濟清，北齊武成以大寧二年改河清。唐肅宗中

與衛清四日至三千里之未嘗有也自茲迄今八百
里之遠也惟我 國朝太宗皇帝丙午之歲黃河
清距今廿有四年六年衛水載清延至四千餘里
受命符瑞未有若此之著者也夫聖人以水為數
之德氣鍾於居方為比 皇朝啓運建國號元
得天一之數肇造朔方擬水德之瑞今
我皇上聖神文武 皇太子睿智仁孝儲慶垂祥
寔應於此蓋水之為物清乃本性河濁為清又返
本還元也微臣忝躋仕途草野竊聞盛事謹書所
無不勝抃躍之至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河
維河降靈發源崑崙下合葱嶺度越龍門瀉滔萬

呈沸騰駿奔汾涇達海嶽配乳尊經雍冀豫兗與
中原流衝湍激洄洑其渾既渾何清既澈何溢溫
潤而濡若載寧聞二聖神術極撐乾闢坤滿伯呂
祥神庶效珍肇自平陸至于孟津亘五百里也員
飛淪其澄如淵其氣如餘自潔玉潔風瀾凝流龍
鱗結絡縱彩繽紛可比彼醴瑞同景雲動甸地脈
原本天根上符水德載昭帝閒　帝嘉瑞應錫
之璵璠沈瘞藉繅裸酒炙膰率舊歷慶詞臣致言
泰運中興景物蕃昌書史執筆盛虞遠衍於千萬
歲永祚　臣[illegible]元

進河清頌表

右伏聞[illegible]年十一月戊辰黃河清七日
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餘里寔
異朝希世之瑞臣今謹撰河清頌一通并序並表
進呈者伏以河流萬里帶神州而爲瀆清必千載
符昌期而效瑞光騰七日聲動萬方恭惟
陛下握乾圖之靈建用皇極秉水德之運處乎密
宮濬哲文明齊聖萬類施澤普如覺清幽雜續紛
聖德齊堯而如天之洪瀚令[illegible]超泰運與虞
德勸遍於萬[illegible]后用修指[illegible]伐暢聞於幽[illegible]規
義演[illegible]刑罰罪賞功於震夷換岳動荷[illegible]
齊昔堯舜討而普綏底平信於八荒之昭融宜

循乾坤之訢合滇崑崙積石歷[illegible]入東海已非
一日之渾自平陸三門過坍曲至孟津凡見五百
餘里汪然光蒼然色雖黿鼉蛟龍魚鼈之無不形
黷然陰炳然陽寔水火雷霆霹靂之兩自出涇渭
既別紛濟同流酌元化於樞璣昭囬充格雲漢龍
門久拓於禹蹟山鎮川殷葱嶺迴域於堯封星馳
土貢克符嘉應爰睹休徵然清明一志賜水之箴
而黃流尚傳旱麓之詠宮壺校牒後三古於寶
文柱史沐觚下陋雙川之綺語匪草莽賤士由
野鄙生感帝力涵育之恩笋逾五被
聖朝沐浴之化郭無一分敬槩涵以訖予墨涓

壞倘補救稍補撥亓皇靈萌蘖容少備攢聚之
謬體干冒天威不勝戰栗之至謹奏表以聞

原葬

葬者藏也上古之俗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中古聖人易之以棺槨地理之說未聞也公劉遷豳相陰陽觀流泉周公宅洛卜澗水東瀍水西則擇地以處生人矣公孫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孔子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則亦擇地以處喪者矣初未始以吉凶休咎論也後世陰陽家乃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於是賤者之類以吉凶休咎禍福爲從違拘而多忌其源漸滋甚今之言陰陽地理者宗郭氏嘗考郭氏書其曰葬者乘生氣也又曰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豈哉言

乎夫大塊既判二五妙合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何
莫非理氣之所聚也葬其生氣則神靈安子孫盛
辟猶培殖之道而栽培茂理固然也故葬爲術也
葬其所會乘其所來擇其所相避其所害斗藏入
風內閉並行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如斯而已
矣郭氏既沒學者罕得詳其說僧令倭傳其術于
難而行有泓驗唐太宗收其圖經入鎖內庫禁天
下不得傳及黃巢破長安國師楊筠松竊奔江西
江西術遂宗楊氏楊授弟子三人曰曾督曰鍾可
期曰曾文辿曾授廖禹與其甥賴文進廖授胡矮
仙胡授劉七碗王六翁上牢劉子先得之皆正世

守其業至唐卿者而學始昌丹山蕭才清與王游
術又得之劉唐卿焉自是浙洛閩之業地理者得
其學者直傳其不得者安焉其子蒙聞其書白生
氣所會地脈所歸察其來脈審其陰陽辨其逆順
究其分合別其明暗得其淺深為之饒減正折如
剝花蜂接木不前不後不左不右裁而不挪低而
不窪急而不傷緩而不脫止其所止是謂至善如
不由此舛錯繆戾蓋有不得其中者矣故曰差之
毫釐失之千里可不慎歟臨海毛德齋氏世為龍
與大家代以儒顯德齋聰慧有識讀書編理審侍
其尊平速翁遊湖海間得地理秘傳識其能窮圖經

與郭氏之譜牒族系命會編節視宜傳者琢磨
矩什伯千萬輿嘗過予與世相與劇論隋唐指
畫出擬豐豐采擬儕源與逝有曾也楷其烈彥斯
瀚府海郡贈之遺周序爲寄贊矣

瑞芝頌

南衙舉御史中丞府寄來之官之明年設齋德守持
和氣䢖通擬亂椒屋之產于庭者一軍連莖如雲勒
賓燮檢識觀嘉瑞譜之德馨蘭處名芬發道時
氣之精屬祇其靈而感德之顯也衛史大夫尉
首紀遠甚事緯御覽之士詩歌既延試馳筆試
容夫合朱右爲之頌曰

灕灕襹芝燁燁盤華丸苞輪囷五采芬敷金莖鮮
芝華蓋齊驅産由坤媼德應貞符神造奕奕朱柯
煌煌曄彼庭階絢乎有光指佞並蔡執法爭芒赤
解乎位發此禎祥繄德之符世不常有邦家之光
譽垂不朽丹桂聯芳玉樹同久列兩階庭啓佑冑
壽祝公德馨維人之瑞振肅百司維國重器南服
輯寧君子攸壁爰考休徵著殖庶類昔漢黃霸治
家頴川鳳凰神爵式歌自天唐有旭齡之顯醴泉
侯相天子以徽臣賢洵美明公世有勳德顯府學
成百彦是式潛發其祥入相王國左右　天子民
靡有心勝茲嘉瑞應自天地傳紀無窮亦世罔墜

康衢有言太史有志若者有作頌詞以永終譽

古樵隱者傳

古者賢人志士辟名山澤隱約于耕樵漁釣之間是耶非耶若伊摯耕莘吕望釣渭錢若水樵于華山將終身焉及其與殷周佐宋功業赫赫垂譽之窮是耶非耶余疑季翁山得古樵隱者其殆庶幾乎曰傳其事隱者系出高辛有娀氏子姓有娀生商為虞司徒敷天下以五品十三世至湯履為夏諸侯脩德行義勝之於天以有九有傳世年十有八遷六百五十祀子孫臣服于周頌有宗地周衰散落秦漢以商為氏代以儒顯至飛卿若為末儒

郎隱者七世祖也侍郎居台功業具見國史三[illegible]
至夢弼知寧海縣文行益著更化以来俱有隱德
姑未暇論隱者生有夙質少穎悟不凡敦尚志節
積學纘言孳孳忘倦見薦紳長者委身師事之延
致懽與樂善不厭遭天下多故奉二親挈妻子隱
居委羽之陽鶡冠鶉衣采樵以給𫗴藝以食朝夕
侍親左右無遠教子弟以孝悌或勸之仕則曰物
各有適吾用天曰地日求其材而受其實又何慕
焉性曠達不羈燭事明決與人論不多讓商略古
今上下事後當成敗靡不中其言慮夙晨月夕率
子弟走林麓閒藉地列坐長嘯 歌歌曰上山采

樵木丁丁兮我友空鳥嚶嚶兮坐薪藉草兮飲
有常兮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兮[illegible]泊然世慮既
傲物表者乎其耽愛禁名溺嗜慾[illegible]唯恐或失之
視隱者則有媿矣鄒陽氏曰有斧[illegible]寶樵于深山
至柯爛不歸益神仙為說荒誕甚若朱翁子逢
部南之事天下共賢之之士君子略于下[illegible]所遇
然爾其古樵隱者之謂乎隱者名復[illegible]自號
云